



每次提及渡江战役，人们脑海中多半会浮现出纪录片或照片上的两个画面：人民解放军千帆齐发，冲向长江彼岸；解放军战士呐喊着冲进总统府，随后青天白日旗落下，红旗飘扬着升起，战士们在总统府楼顶上欢呼。

然而，究竟谁是渡江第一船？究竟谁是“首占”总统府的英雄部队？关于此事的争论，一直不停。

六十年后的今天，南京解放之际，再度回首这段历史，我们不是非要对这两个问题做个清楚明白，而是因为，荣誉的光环属于所有那些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……

# 千帆竞渡，谁是渡江“第一船”？

争议

## “京电号”亮相渡江纪念馆——“第一船”之争其实并不重要

说到“渡江第一船”，多年来人们最熟悉的并不是“凌平号”，而是“京电号”，后者的故事早已广为流传。在渡江战役胜利纪念馆新馆，“京电号”也将以“渡江第一船”的身份亮相。不过，关于谁是真正“第一船”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，谁才是真正的“第一船”？

争议之声未绝

记者眼前的纪念馆新馆主展厅门口，下沉式广场上赫然停泊着的镇馆之宝，便是渡江第一船“京电号”，仿佛60年前的夜渡涛声仍可依稀感受。1949年的“京电号”是下关电厂的运煤船，4月23日晚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5军103师的5名侦察员来到电厂，请求借船运送解放军缴获的，要到下游去执行任务。大家一场虚惊！陈忠厚记得当时自己紧张得背上汗水顺背直滴流腮，这面简直就和后来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里的情节一样……

立功后

纪念品是那煤油桶

船到江南，陈忠厚与“凌平号”一刻没有休息，立即又返回北岸，就这样一船一船接送部队，一直运到24日天快亮时。外逃的同事们也回来了，大伙就上了“凌平号”。

渡江中  
真实版“侦察记”上演

当时，长江两岸一片漆黑，往返两岸缺少“导航”目标。以前行船的人常说“天黑不开航”，往往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到底是经验丰富的“船老大”，陈忠厚找来一只长方形的空煤油铁皮桶，横放在江边高处，开口冲江北，在里边点上一盏油灯，以此作为返航的标记。

第二步是解决燃煤的问题，一帮人又把船开到洋油站码头（现在下关煤炭港石油公司仓库）去装了几十箩筐的燃煤。

这时，江北岸也亮起了两盏油灯当信号，陈忠厚指挥着“凌平号”，小心翼翼地冲着亮光开过去。

一会儿到了江北岸附近，小火轮上了大约50名解放军，还有担架队，一上完就赶紧开往江南。行至江中时，突然发现从上游驶来一艘国民党军队的巡逻艇，全船立即紧张起来，只见解放军战士迅速在船头架起机枪，有人喊：“准备战斗！”

“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！”陈忠厚后来回忆说，这时立刻有四五个解放军到驾驶台围在他的身边，安慰他，立刻就跟着上了“凌



陈忠厚年轻时的照片  
陈忠厚家人提供



马国才向陈忠厚三子陈长才讲述渡江往事  
快报记者 郑春平 摄

他们是下午5时过江的，一起出发的有五人。

他说：“老大你放心驾船，我们会护着你。”当时的黑漆漆的，我们找了个煤油桶，弄了点棉纱点着了，放在岸边做信号……”马老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细节。

马国才记得特别清楚，“当时就我一个人，我就不停地向炉膛里铲煤、铲煤……就是希望船能开得快些。”乍暖还寒的夜里，还是有些冷飕飕的，而且炉膛旁边的温度至少50—60度，马国才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湿得透透的！平常开船时，司炉们都得不停地喝水，大瓷缸子记不清得喝多少杯下去，但是那时，马国才记得根本没时间端杯子……

尽管“京电号”已成为“约定俗成”的渡江第一船，但其在时间上究竟是否“第一”一直有着争议。当晚驾驶“凌平号”的船长陈忠厚回忆说，“现在社会上好像认定，渡江

就在要换大船时，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对陈忠厚说：“谢谢你为解放军立了大功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！”听到这话，陈忠厚愣了愣说：“不能把那个做饭放航信号的空煤油桶给我？”家里挑水用。”一船人都笑起来了，陈老大也不好意思地笑了……

陈长才说，小时候家里吃水得到很远的地方去挑，记得这煤油桶用了十几年，父亲都没舍得丢掉，后来就是不拿它挑水了，父亲对它还挺珍惜。

司炉马国才——“解放军解下背包让我们坐着休息”

日前，快报记者也在下关名士埂的一所民宅里，采访了马国才。今年82岁高龄的马国才，当时也在“凌平号”上工作，当晚他为上班方便，住在轮渡所附近，但家人都住在宝塔桥，妻子还怀了九个月的身孕。当陈老大找到他时，立刻就跟着上了“凌



“凌平号”的英姿  
本图片选自总统府文物史料陈列

深度阅读

珍贵电文披露了哪些罕见的史实

何时渡江？怎样渡江？记者从南京市档案馆了解到，从1949年2月4日至5月17日，解放军关于渡江战役有数十份重要电报，内容核心便是渡江的时间，其中不乏毛泽东的亲批批示。例如1949年3月27日，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《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推迟两渡江致总前委电》，电报是发给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小平等人的，电文称：“同意你们十五日发起渡江战斗及对北岸敌人的处置。”

又如，1949年4月11日，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了一份给刘伯承等人并报中央军委的报告：《二十二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》，电文中说：“设想江水大发，即推迟一个月后用战斗渡江困难甚多。故就水势一点来说，推迟半月即在二十九日以前渡江，估计尚无大碍，但粮食筹措困难；如在二十日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；如再推迟一日，则困难不少。我们拟于日内召集粮食会议，准备由徐州赶运粮食至合肥，再由合肥用汽车运至前方。因此，请军委再帮助我们解决一批汽油，以利运输。”另外，当天邓小平还有一份电文：《为配合谈判推迟一星期渡江》……

其次，关于渡江作战的动员也是电文的重要内容之一。1949年4月1日，总前委就在部队内颁发渡江作战动员的口号致电中央军委，其中列出了17句渡江作战动员口号，一方面是对部队开始乘“京电号”渡江。据称，此后它又陆续运载了包括邓小平、陈毅等总前委领导同志在内的6000多位解放军官兵。

陈忠厚生前就对儿子们说：“当时一起帮解放军渡江的同事们都肯定地认为‘凌平号’是第一船，只是时间长了，大家也没有特地为这事情去澄清。南京解放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又何必去争这个头功呢？”他的“同事”之一、健在的马国才同样告诉记者，“没必要去争什么，当时大家都做了该做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历史的趋势。”

此前，记者就采访了陈忠厚，得知这煤油桶用了十几年，父亲都没舍得丢掉，后来就是不拿它挑水了，父亲对它还挺珍惜。

记者问：“凌平号”才有了后来的千帆竞渡，谁是“第一”，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？

曾有说法称，当时总部首长发出过战斗号召，哪个部队最先渡过长江、把红旗插上“总统府”，就给哪个部队请功。“确实听到过这个说法，但是战士们士气高涨不全是因为这个。”管玉泉回忆说，“当时一想到过江了就能解放南京，大家没一个不激动的。”

管玉泉被调往浙江，后来又被调往福州、厦门等地。1952年，他被派往南京学习3年，这段时间里他去了好几个总统府，“这时候已经对外开放了，不少人来参观，跟1949年我们占领总统府那会儿相比，也有了些变化，比如讲办公室和走廊的地毯，原来是蓝色的，后来打了几枪，画像被打出了好几个窟窿……”

如今，管老先生与家人居住在福州，后来也很少再来南京，但是总统府一直是他的梦寐之地。前几年他和老伴许帆萍还翻费周折，四处联系到了1949年4月22日当夜一起渡江的3营战友，例如现在江西的9连3排张庆训，还有现在杭州的王宝仁和孔祥云……“几十年没有见面了，但时常会打电话，聊一聊那段历史。”

到了！脚刚踏上江南的土地，管玉泉和战士们



# 冲进总统府，谁是第一人？



年轻时的管玉泉  
如今的管玉泉仍神采奕奕  
照片均由其家人提供



先遣渡江的解放军战士  
本图片选自总统府文物史料陈列

[争议]

103师老战士回忆“首占”总统府——  
104师是从我们手中接防的

正如“渡江第一船”一样，“首占”总统府究竟是哪一支英雄部队，至今也存在不同说法。就在几天前，原35军103师侦察连的6位老战士公开发表文章，讲述了60年前的4月22日夜，他们乘坐小渔船率先进入南京城，并且率先占领了总统府的历程。

同样，6位老战士也回忆了青天白日旗被扯下的经过：4月23日，东方红日冉冉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总统府的门楼上，青天白日旗还在飘扬，有的战士拿起冲锋枪扫射，旗被打破了，却没有降下来。于是战士们冲上去扯了下来，然后把我们冲锋用的红旗升了上去！

103师、104师

都争着要过江侦察

沈鸿毅、何鹏、孙景海、魏记善、徐传翎、杨守来6位老战士如今都已年过八旬，1949年他们都在35军103师侦察连。他们回忆说，4月22日下午，103师直属侦察连机枪班班长徐传翎，在浦口附近小河岔芦苇丛中找到了一条小渔船，大家摩拳擦掌准备过江。在浦口江边，他清楚地记得，三野2兵团团长王益权、104师副参谋长张兆安给他下了口头命令：过江后迅速占领总统府和周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机关！

这几天时间里，战士们就在总统府的食堂里烧饭吃，当时的市面物价飞涨，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少得可怜，只能吃点咸菜、菜叶子。管玉泉还特别记得，从淮海战役打出来的他和这帮弟兄，习惯了行军路上嚼馒头，又都是北方人，“江南的大米饭我们还真吃不惯！”

1949年4月30日，管玉泉被调往浙江，后来又被调往福州、厦门等地。1952年，他被派往南京学习3年，这段时间里他去了好几个总统府，“这时候已经对外开放了，不少人来参观，跟1949年我们占领总统府那会儿相比，也有了些变化，比如讲办公室和走廊的地毯，原来是蓝色的，后来打了几枪，画像被打出了好几个窟窿……”

如今，管老先生与家人居住在福州，后来也很少再来南京，但是总统府一直是他的梦寐之地。前几年他和老伴许帆萍还翻费周折，四处联系到了1949年4月22日当夜一起渡江的3营战友，例如现在江西的9连3排张庆训，还有现在杭州的王宝仁和孔祥云……“几十年没有见面了，但时常会打电话，聊一聊那段历史。”

“时间”与“扯旗”成两大悬疑  
对于这段历史，现行南京总统府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士坦言：“确实有一些有待核实的地方，但是仅凭我们的力量，是无法做到很多重要历史事实的认定的。”